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贈太傅文僖靳公貴墓志銘 王鏊

正德庚辰八月七日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靳公卒未葬 武宗南巡還帥過江幸其第臨

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今上入繼大統訃聞爲輟

朝一日諭祭者九贈太傅諡文僖遣進士朱統治葬

事其子懋仁卜以嘉靖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葬公於

其邑長山之原某於公爲寮友又姻家也知公爲深

故爲之銘公諱貴字充道靳之先世家廬州元季避

亂徙鎮江之丹陽曾祖諱某祖諱榮不仕考諱瑜溫

州府經歷有遺愛在溫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妣姜祖妣
吳妣范皆贈一品夫人始溫州年踰五十無子范夫
人憂之陰爲置媵於側室溫州見之驚曰是何爲者
吾老矣何可復繫人亟遣歸其家俄而范夫人就館
以天順甲申十二月二十日生公於溫州之官舍少
長穎悟捷出時廣東副憲丁玉夫號深理學公從之
游又從今致仕少傅楊公游其學益邃以博弘治己
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
二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子將出閣

講學詔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特慎翰林舊學多不
預戶部尚書偕公以公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
日也官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公問左右曰非靳先
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
玳帶之賜又進春坊中允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翰
林院侍講公每侍講筵敷奏雍容儀觀修偉 武宗
登極公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充日講
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服闋還職尋掌翰
林院事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公密書
京宮殿最以進公不從銜之時翰林多外遷公亦左

遷爲光祿卿已乃復舊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
管誥勅掌詹事府事仍充日講官又進禮部尚書甲
戌遂進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在內閣屬時多事居常
色憂不滿容與少傅楊公等同心輔政時 上講武
禁中視朝稀晚相與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
宮闈之禁以備不虞儲嗣未定海內寒心中外無敢
言者又相與勸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
係海內人心埃皇子誕育仍歸藩邸皆人所難言者
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公時臥病卽上

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荐臻四方多僻
鑾輿豈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

問又上疏乞致仕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公公曰吾儕所以報國者在此力疾以往事
竣復三上疏乞去 上以公忠勤體國方切倚毗屢

詔慰留公詞益切乃許之賜勅給驛以歸有司月
給祿米與皂且廕子懋仁爲中書舍人公雖得謝而
憂世之心不釋居常邑邑不解顏人莫測其所以越
二年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會試主
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

爲多西夏賊平賜賀功碑一尋又賜麒麟斗牛服玉
帶罪人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又賜襲衣白金楮幣公
豐夷溫粹可望而親平居端默臨事則侃侃無所避
爲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靡教人必先經
學嘗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虞廷相傳心
法也嘗典試崇雅黜浮力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
麗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事親色養無違居喪致
毀而動遵儀禮自袒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後式
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
置祭田祭器作惇叙堂以合族革去近世焚楮之幣

其好古力行如此夫人某氏故雲南左布政使某之
女繼夫人夏氏金氏子男一卽懋仁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車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襄楊公一

清行狀

謝純

楊公一清字應寧號邃菴先世雲南安寧州州有石
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
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
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六日生公於化
州天順庚辰父致仕攜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於巴
陵公甫八九歲穎悟絕倫經書一覽不忘文義一經
指授卽能成章時岳州同知胡公昇大奇之薦於湖

藩當道遂以奇童薦入翰林讀中秘書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壬辰登進士癸巳以父艱解官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貧窶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初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橫經授徒從者日益衆以其教魁天下魁兩京諸省登顯位者百餘人詳見於同門題名集成化乙巳公年已壯未有子奉母命請於朝歸雲南會宗族以堂兄績次子紹芳爲家嗣楊氏爲鎮江人自此始出爲山西提學僉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丁母張夫

憂服闋改陝西提學副使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於中親爲督教其大規先德行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於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入爲太常少卿遷南京太常卿用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邊荒浚求利弊條陳機宜累十餘疏詔皆擬行茶利大興而馬大蕃盛三邊仰給詳具御史陳講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好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畧邊務勅下公卽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

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守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
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太監支應歲省數千兩
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
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
抵固原遠近危疑公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
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公
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圍各馬營
見原選新兵軍容甚整賊駭之又聞公且至乃移侵
隆德夜薄城下公先是已聚城中人裹氊乘城連發
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

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中
騎見虜相類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
命公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仍兼督馬政公以寧夏花
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公率官屬沿邊巡視處
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脩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
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
外侵又謂河套卽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自是無寇歲省億萬上可其奏公以三月興工築邊
牆刻期奏績時劉瑾憾公公遂乞休工亦罷僅築四
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羅織公被逮得致仕慶

藩寘鐮叛起公復爲總制寘鐮旣就擒仍留公爲總制瑾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旣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逆發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先受算於公以遂成之耳其一切興革計處事宜具見於西征日錄中徵爲戶部尚書改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宜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條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畿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中原百姓敢稱兵扇

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七年羣盜平太監谷大用陸閏欲累功加陞弟姪詔從進封伯爵公疏謂三等之爵必開疆拓土削平僭亂始得之今以赤子弄兵調發官軍合諸將之力久乃成功遽加封爵非美事也不報御史孟洋劾大學士梁儲靳貴御史張樸忤太監梁裕劉天和王廷相忤太監廖堂御史成文劾都御史張翼僉事趙應名許成文並逮繫獄公皆爲奏釋給事中王昂撫拾選法數事實明以言事激切侵中貴上震怒公各爲連章力救乾清宮災公自劾罷黜會詔求直言公上疏謂祖宗之時

唐名錄 卷之十五 七十三
昧爽視朝今累數月而一朝或日昃而始出四時廟
享必親蒞祀事今但聞遣官行禮朝退深居禁中夜
宿寢殿今出無定期止無常所至於佛氏本異端番
僧又非類今皆置之左右沿邊宿兵本爲禦戎擊兵
內討暫出權宜今調邊伍以輪操視禁旅爲無用皆
於成法有干疏入 上遣官慰留乙亥閏四月詔兼
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固辭不允 上時多微
行公奏曰聖駕出宮經宿乃返文武羣臣皆不與知
塵埃中萬一奸盜竊發奈何疏入 上大驚遣官釋
論公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自劾曰近日

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帑空虛
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
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
禁廷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
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
思叅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彌違難免扞
格有所論說旣多不行有所擬議或從中改九卿執
奏不能贊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正類擯斥不
能救邪說橫行不能止冒輔導虛名無幹旋實效去

年內閣缺人誤蒙超格簡用然言無所采力無所施徒使違心度時覲顏在位將安用之伏乞早賜罷歸又不允越數日移疾堅臥連上四疏上乃勅允累數百言極盡褒嘉之美月米人夫逾於常例初公論列多中近侍錢寧銜之遂與優人臧賢密造不根之言嗾罷黜生員朱大用具奏矯詔下吏部上遂不問而公得謝政歸矣武宗南征特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上幸江浙者公從容婉諫不果行

世宗卽位論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賚勅存問嘉靖四年正月起授兵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閣明年五月陞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獻皇帝實錄成加兼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提督三邊王憲報捷謂公前年經畫有素勅加特進左柱國兼華蓋殿大學士陰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上亦厭之每降諭懲戒言官多有論劾八月十三日給事中陸粲上疏極陳其罪狀有浮於錢寧江彬者上怒欲重罰二臣又念議禮之功革桂散官致仕令張暫回家省

過十五日早 上忽降勅諭宣揚二臣罪惡於午門
百官聞之動容公在家聞之亦愕然驚訝越二日桂
先行次一日張乃行縉紳無一人餞於祖道惟路人
有掄擲之者又一日 上問公曰璉可留乎公曰朝
命方下諭示初宣未可遽變且璉妻久亡每欲歸葬
莫若待其回家葬畢詔取回京則公法私情兩無損
矣於是璉深憾公不為將順請留又以陸粲之奏疑
公所授方二臣行時即私謀於霍韜韜懼有齒寒之
勢遂上疏毀公於朝宸璉尚未為惑次日降旨追還
璉於道公求退愈切 上屢降溫旨慰留至九月初

內閣無人辦事公姑強出一二口且將與璉暴白衷
曲即引歸霍懼公出不利於已復上疏誣公 上始
有投紵之疑矣璉回京見公偃然自負曰若吾在閣
韜敢有是言邪公笑不答再疏乞歸 上乃俞允命
馳驛去又遣中使賚賜白金五十兩蟒衣四表裏公
行日舉朝士大夫有祖於南郭門外者有祖於五里
亭十里亭者有追祖於張家灣者冠蓋擁道一時之
盛近未之有也若夫萋斐貝錦營營蒼蠅豈暇與辯
哉初張永起廢入直適三宮皆進徽號制應製寶
上以內帑金不精命永別買金一千五百兩充用永

其因 結水 計去 閣理 卒為 永累 君子 之欲 全人 國者 大抵 多自 汗其 名類 如此

出令門下人朱繼宗買備止得金一千四百兩以進
蒙給銀五千二百兩償其直後 上欲更製圭以內
帑玉不中度又命永別買三塊以進永暴卒其弟容
因取繼宗先所假居室繼宗欲詐為已有遂有怨言
仇者聞之嗾令繼宗誣奏謂永嘗令買金玉賂公薦
用永家人亦陳奏辯白皇上省覺下刑部問理刑部
請寶較數惟少金百兩主刑者陷公之心少沮適大
學衍義修完進呈欲行賞典當位者以先生去去公
名氏若無預焉者 上怒曰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
又嘗序諸後乃可獨遺乎命再補列及遣官賚賞金

帛於家又方議分祀禮紛紜不一 上軫念曰朕誤
放楊一清歸矣若彼在能無決乎而其言遂洩於外
仇公者懼再起公日夜合謀誣前所少金乃永弟容
侵尅持慶公壽又於奏詞外謂公作墓誌受金帛若
干文致坐罪舊例刑部獄具必堂審付大理評之然
後奏報彼徑奏報 上亦未及審遂依擬行彼又恐
公論不服諷同年給事中趙廷瑞論劾乃革公官行
巡按追金尋亦罷追衆謂當進辯公曰吾心無媿得
失在彼吾何辯哉飲酒奕碁如故公賦性燥熱又多
飲醇酒故每病熱毒至六月終疽發加泄瀉越數日

李無一言及後事前半月嘗歎曰吾疾不起矣使是疾早發則吾得早歸林泉使是疾後發則吾得白心迹今適當蒙昧之際而是疾乃發嗟乎人將以爲口實也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月十四日夜四鼓矣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耶及聞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方聞公歿矣於戲公身雖歿而英靈洋洋在天地間將復爲神而陰祐下民是故嶽降生甫說卒騎箕古今一道也又奚足訝哉

少師太保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文襄揚公

墓表

李元陽

正德初閹人劉瑾有寵於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

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瑾

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已

又逮詔獄首相長沙李公力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

息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

乞骸骨去者中以死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

事惟其意指危亂之幾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

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

與張
永等
除劉
理

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同討賊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陝界果聞仇越已擒賊永服公料事有神促席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本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其耳目安從得聞入一言乎公曰此自有間可乘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袖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

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

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抄其兵

器請上登城驗之如無反狀殺奴餒狗又頓首涕

哭上必怒瑾瑾誅柄用公益矯所爲呂強張承業

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

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

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

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上尚未甚信及登城閱
所抄兵器繩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
庶方能吐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
言於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 上益喜公公七
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
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
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衛本 朝故事歷歷
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
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
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大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

禮終身不衰公薨喬復自山西至丹徒持服奔喪其
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
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
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
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
易置馬吏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
堡廬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
塞十八年勅公經畧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
公威名聞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
右都御史公上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

修邊
牆立
營衛
挑邊
壁

甘肅河山阻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
州一帶地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
衆拆牆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
其間漢土雜處儻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
動搖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
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已而得巡
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
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
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
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殘破內郡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
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
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
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
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
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
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
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
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
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

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
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
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
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
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
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
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
曰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
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
此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
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
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
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
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
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
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虜甌
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

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緩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逾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

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勅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初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鼎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鏹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謂瑾虜交通欲外

亂以濟已私或然也瑾誅召公入戶部尚書尋加大
子太保六年改吏部尚書時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
一策賊果平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
傅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
起公兵部尚書兼憲職提督陝西軍務五年五月召
入內閣公首薦起餘姚謝鉛山費二公至京遂請老
公亦請老不允加少師改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
朔望公復銳意修邊及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
喜公言武定侯勛手握重兵而驕橫公諷御史趙鏜
劾勛奪勛後府及團營莫不稱快時張桂報復私怨
爲時論所短八年秋公計去之霍韜曰議大禮者吾
輩三四人張桂去且及我上疏列公二十四罪 上
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金錢
名請永誌又輒與容指揮世錦衣 上知公不問永
嘉諷言官劾削藉明年公卒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
公生而隱宮無嗣學博才雄應變濟務幹旋事勢調
停機宜人所不及尤曉暢邊事熟諳軍旅總制歲久
得士卒懽虜聞公至相謂曰公已回矣今云復來將
無僞傳公召虜人來果見非僞又相率遁去其威信
之著自有國以來未之前聞也羽檄旁午頃刻應上

十餘疏列書吏十餘人各執筆聽受甲乙爲次口拈
輒書一疏成則諸疏皆成文事各殊略無錯亂古今
才敏如公者百代不一二數也好汲引人一時才俊
無問識不識皆使之通達人或訾已願薦揚之在吏
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部謫官公疏救在內閣時御
史孟洋劾內閣謫官公疏救陝西雲南鎮守太監誣
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王廷相逮下獄公又一
疏救其存心行已光明俊偉類如此處羣小橫流之
中而有陰扶善類之意當大權倒置之際而有密制
兇逆之謀堂堂乎大臣哉

維風編云羅文恭述楊文襄一清爲相時有人餽美
珠一斗者公直受之嗣諸邊將謁請留侍左右詢邊
事公隨出所受珠分勞之投之地頃刻立盡門生有
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百金以爲常蓋以天下
財爲天下用而不爲私蓄卽比於一介不取可也近
楊太宰述徐文貞爲相時亦常捐千金爲邊將紓
禍意亦若此昔寇萊公出入將相終身不蓄財產無
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有破壞則命補
葺自入官所得俸祿賞賜金帛惟務施與史所謂內
儉外奢如此古人肩鉅任重志在國家者大都然耶

余嘗尚論楊文簡躬清儉郭令公減聲妓評唐之相
業者未可以是以爲低昂韓魏公有玉盞司馬溫公無
茶具評宋之相業者未可以是以較優劣視其所存所
樹何如耳昔人云平仲儉矣夷吾則奢均爲齊良已
若由今之世維今之風與其奢也寧儉

弇州別記云一清故善朱寧其用也大都出寧力而
上疏極論國事甚激中類若攻寧者寧恚甚詈一清
於朝不自得乃乞罷許之因家鎮江而武皇南征
過其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以贈凡十二
章一清大獻其金寶所從巨璫幸貴咸飫今上初

褒獎諸篤老勅加益廩餼官一子而臺諫臣爭言一

清才不宜令終老先是上爲世子日獻王從容

言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誰曰故大司馬大夏

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久以識之矣而會虜寇西北

邊使者卽家起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乘傳

往提督秦中諸軍賜金幣及勅比于趙充國馬援郭

子儀云過洛謁劉健不出曰此子污我而會大禮議

起一清林居時則已揣摩張桂等當勝陰主之半歲

果由是召入復相加少師尋以史成加太子太師謹

身殿大學士時上召少師宏一清少保瑤詠至平

臺面見各贈以詩極褒許而宏等咸屬和成卷中外
榮之雨雪詔特免朝參費宏免加特進左柱國華蓋
殿大學士一清薦故大學士遷召至京因請居其下
不許而中外人猶謂一清欲上之其請僞耳又薦故
所善太監張永才請以爲元帥永鉤校宿弊新軍法
因與武定侯助忤助亦因以恨一清一清狡多變惡
同列張桂寵謀去之不果而二人極怨望一清又助
腹也亡何詹事霍韜極疏攻其惡上大怒罷一清
還鎮江會張永卒一清多受其黃金爲作墓銘事發
詔削職有司督去金還官一清遂憤憤死後得雪贈

太保謚文襄

內閣大學士蔣公傳

弇州別記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也十四舉省解第一又十載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久之遷左諭德修會典訖上以母喪歸服滿授翰林侍講學士遷少詹事擢吏部左侍郎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改兼文淵閣大學士冕清謹有識度自其未拜日人雅已望之及武廟常游幸西北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冕時病在告滿三月乃上書力陳諫上不宜自損威重下同臣子所過諸侯王儻以大將軍禮見上安能督責之且睿皇帝棄羣臣陷虜非爲巡

幸也六軍私屬近三十萬禍且叵測如此 上以卑
 屬宿衛之兵經行虜地寧不寒心請究罪左右奸邪
 導引者語切甚不報久之加太子太傅從 上幸南
 都還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崩與少
 師楊廷和同心靖難迎 今上於興國詔褒賞封伯
 爵冕固辭久之乃聽侍郎吳廷舉其鄉人也彊直好
 奇詭因面責數冕不能匡正 先皇帝冕大怒嫚罵
 廷舉且上疏自明詔遷廷舉分司南京人繇是不能
 無狹冕焉會以議禮不合廷和先乞歸冕繼罷

明故光祿大夫在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簡毛公紀神

道碑

巖 巖

東海之上岱岳之墟融結郁勃含靈毓粹乃生元臣
 以佐大君惟東萊毛公蜚聲臺閣定策中興祿位巖
 崇名壽鴻顯其在 孝廟擢穎詞壇簡侍東觀羽翼
 啟導蔚然公望 扶在 武廟歷踐省署荐履台衡正
 色直言匡扶鼎社 今上皇帝神聖明睿褒隆勲德
 宸章備具揄獎大賚焯於始終二十四年乙巳六月
 六日以疾薨於里第之正寢訃聞 天子震悼恩卹

隆備乃有仲子太僕卿渠纍然在疚遣使託嵩銘諸墓道公姓王氏諱紀字維之世爲東萊掖人曾祖伯全祖福英隱弟仕父敏舉鄉薦教授杭郡學俱贈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妣俱贈品夫人公幼則侍父於杭篤志力學弱冠舉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第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授檢討同考丙辰會試陞修撰充經筵講官選侍東宮講讀賜五品服修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武廟卽位進左春坊諭德兼侍講賜金帶丁父艱服闋值逆瑾竊政削

其春坊銜

孝廟實錄成陞侍講學士充日講官尋

陞學士擢戶部右侍郎禮部左侍郎丁母艱服闋改吏部左侍郎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賜玉帶時遣使西域齋番供公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祖宗朝雖許入貢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令不爲邊患而已齋供媚之失天朝體又以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以學士司誥勅仍掌府事賜麒麟服蟒衣絛環螭帶等物於是勅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隨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賜蟒衣斗牛服錢寧等數導上巡幸會逆濠之亂倡親征議上

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
撰親征詔公等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復降手勅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公奏
言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三載考滿知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公力
疏請還未幾卒以征濠議南幸公等奉勅居守憂勤
備至懇請回鑿章數十上 武皇晏駕公等密疏請
於 昭聖皇太后決策奉迎 今天子入承大統於
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威焰特盛禍機叵
測復密請 懿旨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散歸中

外始安 皇上入登大寶開經筵勅同知經筵事纂
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
念定策功勅封公等伯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
又改廕文職五品 上引前代漢文加封平勃等功
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瑄故事俾勉承恩命皆力辭
免六載考滿改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上召公
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衆久不決公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決疏入乃允致仕命有司給月米夫役
陛辭賜白金綵幣寶鈔公既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
山東撫按官奏公年登八十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

夫米等數甲辰太僕君以公年高乞假歸省居無何而公訃至矣距生天順癸未七月十有七日享年八十有三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子

太保諡榮襄袁公宗臯神道碑 溫仁和

正德辛巳九月初七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南郡袁公卒訃聞 上驚遣中使諭祭命行人潘泗

昇櫬南還工部郎中李綸營兆域諭祭凡七特加祭

二壇贈太子太保諡榮襄可謂始終榮遇顯有令德

者矣公諱宗臯字仲德世家石首其先有任元守吉

安路曰方者公始祖也高祖諱志達舉元至正庚寅

鄉薦曾祖諱壽先祖諱思明封河南道監察御史考

諱愷廣東左布政使祖妣沙氏封孺人妣汪氏封淑

人俱加贈夫人配黃氏封太夫人公少儁異有大志
 稍長治尚書為諸生文名崛起成化癸卯與弟宗夔
 同舉於鄉弘治庚戌登錢福榜進士辛亥 恭穆興
 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選充長史公勵精奉公夙
 夜匪懈 獻皇慶得賢相身倚重焉事無大小悉裁
 決嘗降溫旨云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
 者也公見信任鞠躬盡瘁釐弊戢奸布德興利衛從
 有強取民財者公廉之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公嚴肅
 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舉手加額德公者載道豪民
 萬世傑等緣王庄疆界結訟數案不能直致鳩眾張
 幟不逞撫按莫敢誰何推公剛正明決足以懷服俾
 往按焉公卑騎詣之舉正其界翕然受命癸丑陞正
 四品俸級丁巳 獻皇奏公歷任既久輔導以正宜
 加陞擢用勵忠勤 孝皇帝嘉悅授正三品進階通
 議大夫正德乙亥 獻皇復表公清謹有年政事練
 達 武皇帝賜旨勞之進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
 辛巳今 上入繼公扈從至良鄉 上覽禮部具儀
 謂公 遺詔以吾嗣 皇帝位非為皇子公曰 主
 上聰明仁孝實天啟之也躡次京城行殿輔臣楊廷
 和固請 上由東安門入公曰今 上繼序即 帝

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闕大明中門入
登大寶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建白悉爲國
家無窮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先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瑾餘烈縱恣不戢
公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闈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
闔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
淵閣大學士賜蟒衣三玉帶二稱爲元老而不名公
素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
門者八月初二日上簡儒臣備日講公預知經筵
敷陳墳典明鬯剴切上注聽爲之改容因欽賜公
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
扶床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公
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旣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
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昔夢中人也薦
紳聞之皆嘆定數之不可移如此累荷鑑寶綵幣之
賜不可悉紀九月朔公遘疾上命御醫診視中
宮臨問病革上疏散還所賜奴婢不從公遺命各放
寧家寢疾七日公竟不起輿論惜焉公生癸酉年正
月十四日距其歿享年六十有九

大學士石文隱公瑀傳

石瑀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大明會
典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秩遷修撰同修
廟實錄會武宗初開經筵充講官尋遷南京國子
祭酒陞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庚
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未幾擢禮部尚書兼學士
掌詹事府事皇上入嗣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議
首以瑀名上報可時輔臣有不悅其介特者請

命兼學士在內閣專管誥勅實奪之權也修武宗
實錄爲副總裁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

玉帶蟒衣戍子 上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
詩一章於瑤稱許尤至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
臣者併中傷瑤臺諫皆白瑤無他力辨之瑤不自白
惟求去疏再上許之僦民車歸私第閉門不出而望
益歸重瑤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上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
中代行溫清烝嘗之禮其爲翰長 武宗始狩宣大
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近親之托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
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瑤上疏救之

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敢以賄成官
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
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
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
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
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

至

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
效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
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及遣祀事竣便道歸家以疾請
老 上優詔褒答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瑤不宜許

退 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
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再求
退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
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旣得旨矣畿民大恐瑤
言於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
爲停前命仍給之民以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
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
辭色間人或誚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
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
之一變自爲文亦稱是卒贈太保諡文隱

精讓

弁州別記云石瑤字邦彥藁城人踰冠舉進士爲翰
林院庶吉士授檢討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就交瑤
而爲檢討十八年多引疾家居諸日講摩纂可梯是
遷者恒異其後進而久之乃滿考擢修撰武廟初稍
充經筵官再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拜國子祭酒
數轉爲禮部左侍郎入兼翰林院學士授庶吉士業
主會試又主武舉試進尚書政吏部中外藉藉賀得
入而輔臣中忌瑤者奪之權令兼學士專管制勅及
兼太子詹事遣祀東嶽闕里瑤取便歸藁城堅引疾
不起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亡慮十餘疏請召瑤 上

手詔促之乃還主會試踰年進 文淵閣大學士實

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玉帶

金蟒衣白金綵幣鞍馬再加少保瑤為相位第三不

能有所可否居恒悒悒思歸而會有飛語中傷者因

請罷報可瑤僦露車一乘行諸圖藉行李在焉自嘉

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瑤者卒謚文隱瑤兄玠為太

子少保戶部尚書亦才士也其行稱不如瑤遠甚

南廡志云石瑤字邦彥真定藁城人少博雅穎悟明

周易與兄玠齊名先後舉鄉魁成化丁未俱登進士

第時稱二鳳瑤被選人翰林為庶吉士除檢討德器

剛毅知識不羣節閣稱重之以纂修功陞修撰侍經

筵講讀賜金帶四品服正德初士風漸漓於前類多

巧宦瑤憤世嫉邪作媒說以諷陞南京翰林院侍讀

學士已巳遂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遂濟之以恕時閣

瑾用事以勵精為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

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瞭黃冊有

不至者輒行典簿聽取供令其每夕畫酉瑤以 祖

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銀

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恂恂瑤拘集

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

國臣 廉貧 第一

水後錄 卷之十一

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時後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晉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辰主會試號得人嘉靖初又晉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初瑤法古爲文頗喜莊列在南監時取名士梅鶚爲季試盲文體奇崛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是年五月陞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諸片楮爲丸納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累官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瑤嘗以大禮定議爲是而言或時有從違門生有當柄者每謂其懷情不盡已而罷歸卒於家

上特贈少保謚文隱以此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靖賈公詠行狀

李濂

公諱詠字鳴和姓賈氏別號南塢其先中山人也相傳漢膠東侯復之後唐宋以來多聞人始祖拜天祐將軍以官行二世祖漢臣仕元爲萬戶居趙之柏鄉漢臣生清甫居鄭之郭店清甫生景山爲陝西行省叅政元季兵亂始徙臨潁之商城依部將西華楊萬戶居焉景山生彬通經史百氏學有隱行邑大夫行飲射禮於學宮則賓之彬生瑛號樂菴翁是爲公父

以公貴上逮曾大父景山凡三世皆贈如其官自曾祖妣張氏而下皆贈一品夫人母曹氏感異夢生公丰神瑩澈目炯炯射人自孩提時已穎慧異羣兒大父少保公喜曰大吾門者其此子乎稍長英特秀發舉動有度八歲傷齒妨誦讀十二歲始入鄉塾歲餘通小學論語大義成化戊戌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選入邑學爲弟子員江浦石公淮繼至試公居第一丙午許州守無錫邵文莊公寶合試屬邑士公復居第一再試論策於大梁書院闔省之士咸在論諸生勿屬草公援筆立就雲行泉涌石驚歎曰是可以冠

一矣是科遂舉解元丙辰登進士第改庶吉士益肆力於學閣試往往居優等戊午冬十月授翰林院編修未幾遇恩詔獲封其父母妻如制明年己未春二月以詩充會試同考試官辛酉內書館教書壬戌秋八月給假省親還穎乙丑春二月再充會試同考試官正德九年丙寅充經筵講官有白金寶鈔襲衣之賜明年丁卯夏五月丁母孺人憂己巳冬十月服闋入京適逆瑾竊政以擴充政務爲名黜翰林十三人爲部屬而調公兵部武選司主事庚午春二月遷禮部祠祭司署員外郎是歲秋八月瑾伏誅乃復公

論南
須屬
高一
體考
選

等官公冉入翰林閱歷幾十年問學益充明年辛未
夏五月遷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修撰奉命偕侍
郎李公浩都御史王公璟清黃兼修選冊事竣有羊
酒之賜癸酉秋八月充應天鄉試主考明年甲戌復
充武舉主考是歲冬十一月遷南京翰林院侍讀學
士丙子冬十月遷南京國子祭酒公申明祖宗舊規
嚴立章程監事振舉如修葺廡宇刊補經籍公以撥
歷廉以蒞屬凡生徒有疾病者咸給醫藥恩義兼施
士心悅服又因南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弗得預風
憲之選上疏乞比照北監一體選擢以勵庶官已而

潘節授御史楊林擢主事前是久未有也戊寅秋七
月轉北監祭酒諸生相率述公功德樹碑於太學門
下公赴任便道過家省其父樂菴翁時年九十有力
既擬上疏乞終養而樂菴翁卒辛巳春正月服闋北
上夏五月遷禮部左侍郎明年嘉靖改元壬午上
恭上恭穆獻皇帝尊號春三月被命承天題主有
白金文綺之賜癸未春二月當會試之期公爲知貢
舉官甲申秋八月改吏部左侍郎乙酉夏五月簡命
公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專管誥勅
仍掌詹事府事公疏辭不允會修武廟實錄充副

總裁秋八月滿三載給三品誥命封二代尋奉手勅
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復疏辭不
允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有
鞍馬金幣寶鏹襲衣之賜丙戌春二月充會試主考
殿試充讀卷官夏六月十三日 上御平臺召對是
日大雨命自東角門歷中左門循廊而入 上親灑
宸翰賜詩褒諭秋七月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柱國尚書大學士如故復有鞍
馬金幣寶鏹襲衣之賜值郊祀奉命分獻北海壇明
年丁亥復奉命分獻西鎮屢有玉帶麟袍蟒衣飛魚

論
牧
草

鸞帶之賜經筵日講有五經四書大全通鑑綱目之
賜 上嘗以先帝御書進德修業聖賢至公大哉先
聖允執厥中十六字暨御製敬一箴四景回文詩賜
公其在內閣夙夜慈慎與二三元老協心匡輔太監
閻宏欲奪牧馬草場時民佃歲久公與熊峯石公疏
論民佃百年一旦遽奪俾百姓失業恐生他變 上
嘉納止之定國公徐光祚先所欽賜薊州莊田已易
常州田矣復乞恩奏討公極論之亦荷嘉納而止其
因事納忠從容啟沃有非外庭所能盡知者丁亥八
月公年六十有四以病乞休蒙恩賜馳驛歸里既

長山館

抵家杜門謝客官長按部入其邑者亦罕接見暇則
與耆舊五六人酌酒賦詩爲樂己亥三月 駕南巡
駐蹕鈞州乃奉迎鑿輿以朝見失儀免散官癸卯壽
躋八十河南撫按會疏以聞蒙遣官存問復其散官
且有月廩歲夫羊酒之賜公居林下二十年耳目聰
明不衰四方求詩與文者踵相接於門公應之不少
倦揮毫運思無異少壯時丁未夏偶感脾疾秋八月
三十日終於正寢距其生天順甲申冬十一月六日
享年八十有四賈氏世爲臨潁望族科日之盛甲於
一邑正德間公諸子中蘭舉丁卯繁舉癸酉嘉靖初
諸孫中曉舉戊子淮舉丁酉詩書開倡之澤寔自公
始公天性耿介外若和易而中實剛直在翰林惟扇
戶讀書奕酒宴遊咸非所好累典考試程式文字多
出其手人皆傳誦之所取士最稱得人平生著述醇
雅鬯達不作艱澁險怪之語有南塢集若干卷傳於
世其居鄉也抑畏小心無異立朝時而真率坦夷不
自尊大若未嘗居顯官者保族宜家戒勿放逸濟人
利物弗吝施予每旦必蚤起入家廟焚香再拜而後
就食時饗忌辰齋素終日有時物必薦而後嘗四時
拜掃躬造先塋不使子孫攝之值元旦長至暨萬壽

聖節必肅朝服五鼓初卽趨公所隨衆拜舞弗令家
僮掖之一念敬君之誠終始如一日云乃若厚宗族
爲置義田憫孤嫠無後者爲立義塚先人遺產盡讓
諸兄自登第後所得俸祿惟供養父兄不自私其續
置田產亦分給族人以廣恩義憂旱蝗則齋沐祈禱
憂河溢爲害則建議築堤汲引後學稱人之善不啻
已出穆然有前輩長者之風是故捐館之日闔邑之
人罷市悼傷無間遠邇此亦足以觀公之大畧也已
嗣於芳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董村新阡之原爰述
公履歷之槩撰次爲狀以俟大君子之芟擇謹狀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諡文襄席公書墓志銘

楊一清

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公
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允至
是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
卿疾彌留志不可奪宜勉從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
以示優異然不欲卿遠去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尚
資謀議以匡不逮文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
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訃聞上悼惜爲輟視朝一

日贈太傅賜諡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
君臣始終之義聽者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
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
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子中將以四月日扶柩還蜀
葬於遂之席家陵其弟翰林修撰春狀公行事率中
哭詣予請爲志銘按公諱書姓席氏字文同別號元
山系出蜀潼川州之遂寧七世祖友軫軫生福號橫
岡學博而遂嘗遊元草廬吳先生之門橫岡生汝霖
汝霖生思恭思恭生瑄公大父也父祖憲娶於吳寔
生公少穎敏強記旣冠爲文有時名補縣學生弘治

巳酉舉鄉試庚戌第進士壬子授山東郟城知縣歲
水溢爲患地曠賊繁民苦輸公察其所疾苦者而釐
革之勸民墾闢荒畝生業漸拓轉徙他郡者多來歸
作新黌舍以其餘力課諸生講說科目漸多癸丑歲
饑倡義民輸粟擇人分地爲粥食之多所全活嘗效
古人立保甲法守望相助盜賊莫敢入境戊午召爲
都水主事去之日老稚遮道留之不獲立生祠事之
督清江廠漕舟稅不苛而財用裕所規置條格代理
者遵行之至今考漕運顛末作誌附以巳見庚申改
戶部陞員外郎甲子雲南晝晦公疏言致災之由係

天下不係一方因論列時政 孝廟嘉納陞河南按察僉事理屯政時兵部議奏勘復屯田舊額以足兵食所司承望風旨徵屯稅訟獄蝟興公爲緩其徵民得奏復溫汜二縣民訟河灘地至殺人積十餘年不決撫按屬公勘處公諭民曰汝所爭地耳忍戕民命乎吾爲直之使汝不復爭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廢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民稍安回賊流劫汝鄧間公督軍勦平之賜白金文綺正德己巳陞貴州提學副使夷方士鮮知學公立教約

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講學陽明場驛公每學擇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爲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庚午進賀萬壽表歸至河南予自陝西被召爲司徒遇諸驛舍中詢之曰河南省試黃河策其出子乎曰然予曰貴州宜無勞子河事關係頗重非子孰克任之入朝薦公河南叅政意以河事屬之而公以外艱歸矣癸酉服闋北上擢浙江按察使風采一新訟牒填委決斷如流剔姦雪寃吏無所措其手甲戌遷山東右布政以丁內艱去丁丑服闋補雲南霑益州土官構怨爲亂道塞撫接受命撫剿議以屬公公遣人

諭以福禍指授夷方畧刻期平之夷首伏誅事聞被
賚白金文綺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
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以祀閩中諸賢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定審戶則以均徭役築沿
江堤岸以備水患廉得省城號三虎者置之法人心
稱快長沙知府貪酷而巧於附麗顧得旌獎公發其
贓以萬計坐謫戍嘉靖改元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
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聞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
右侍郎以 獻帝尊號恩贈祖及父如其官祖母及
母俱淑人署南京戶部京軍以乏糧興怨公規畫得
銀數萬給之稍安貽書執政奏截運備五十萬以給
軍餉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
揚廬鳳諸郡災傷爲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
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
衆言曰此任幸屬此公也時餓莩塞途人至相食盜
起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
且饑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遺類矣設粥
則所賑皆貧民乃令州縣每十里一局先發見銀市
米爲粥饑民趨之全活者若干萬盜賊漸解乃以奏
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夫稍蘇始定議

米銀間月兼給人沾實惠甲申春南京刑部主事今禮部侍郎桂公萼以公及吏部員外郎今少詹事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議再命遣官徵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之入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謗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未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爲人後者爲之子謂今上宜考考宗母昭聖太后稱本生爲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爲疑公及今兵部侍郎張公璉少詹事霍公韜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八繼大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其實以稱庶合古禮經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既定卒如公等言合疏以請大禮始告成焉公謂禮成之後宜圖新政以答人望乃疏列十二事皆指陳實政觸犯忌諱言人所不敢言

者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乃
出視事乙酉大同五堡軍叛殺參將及撫臣又奪總
戎印并令旗焚之劫死罪將官朱振於獄求立爲帥
朝廷權授振總兵以紓其亂因命禮部鑄新印給振
公疏以唐藩鎮之禍爲鑑宜追究原印不宜輕給與
執政意忤銜之署丞何淵奏 獻帝宜附太廟公引
漢宣帝故事請於南城北建禰廟奏可乃定世廟之
議修 獻皇帝實錄命公爲監修 上所修大禮集
議四卷纂要二卷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
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公又疏辭加

官不允丙戌二月會試爲知貢舉官廷試充提調官
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 上遣中
官齋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

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
馬公以 世廟告成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將先日
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
起復羅公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公爲總裁公
立朝僅二歲有餘耳所賜賚白金文綺者十一賜宴
禮部者四賜文獻通考敬一箴 獻皇帝宸翰及遣
中官齋酒米蔬肉來問疾者各三賜詩者一又賜三

代誥命贈曾祖父祖父俱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曾祖妣祖妣俱一品夫人乞休荷溫旨褒答十有四日望其勿藥將用之內閣典機務而公不可起矣比屬纊時呼第修撰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卽死無媿 上若問遺言第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於取舍而已語畢而逝公生天順辛巳四月五日壽六十有七公孝友天至有第四人詩與記先卒撫諸孤如已子次卽修撰次彖舉進士爲給事中實公誨之於成公讀書信道學求理性窮探苦索務窺蘊奧居常以卑自牧至義之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

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析紛則極其明辨衆莫能奪取與一介不苟門庭如水然不以是自負且以先人跡其行履素孚於人作官所至聲聞籍甚部使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辨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旣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

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懽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命也夫銘曰惟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閑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羣咻李何曰有人紀匪衆之狗惟權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回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日不奪心之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自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席書

弇州別記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也舉進士稍遷尚書工部郎積資十餘歲爲按察副使視貴州學遷河南左叅政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反王守仁募兵於福建書從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王就執一日矣書遂遷副都御史撫湖廣未上而會江南北淮揚廬

壽饑乃進書兵部侍郎發廩賑濟時 上欲崇其所
生與獻王王太妃進士張璫言合而內迫大學上廷
和等未果書於是推原 上孝思辨統嗣凡數十千
言大要左右璫以示刑部主事萇萇故璫黨也得書
趣繳上之 上大悅令召人對而廷和遂風言者論
書賑濟亡善狀欲從中斥罷書 上不許尋命爲禮
部尚書禮遂成然中外譁然爭欲齧書肉而書益恃
上縱言亡所忌大同軍叛殺元帥焚銷印而別有
所推樹詔從之給印下禮部矣書不肯曰天子乃不
勝叛軍耶請討之大學士公頗尼責書而書遂訐宏

奸狀 上爲兩解乃罷又欲遷大學士一清官使居
宏之上其所持論頗依正而傲狼不練事多類此署
丞何淵小人也欲驟貴屬禮定計亡出請附 與王
於太廟書數執不可乃別立廟時祀而又能間抗忤
張桂頗以此有稱修大禮書加太子太保賜白金綵
幣鞍馬 獻皇帝實錄爲監修旣成加少保賜如前
加玉帶繡蟒服然書目已青漸不復見物而病甚乞
骸骨 上旦夕倚相之歎詫曰吾不知席君老而困
如是當由貴晚耳所使太医上尊白粲牛具瓜醬相
望道路間又辭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居京師

賜第祿俸如常特不事事及朝叅間承顧問祇答命
下而卒贈太傅諡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石門翟公鑾行狀 許成名

公諱鑾字仲明號石門世爲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
曾祖諱吉勝洪武初以人材徵至闕下不願受官充
錦衣衛校尉因家焉祖考諱順有翊戴 英宗北狩
之功考諱瑄倜儻好義名重鄉評公生岐嶷輔骨峻
起廣穎河目視瞻有威五六歲動止輒有禮度十二
三歲卽爲古文雅愛陸宣公奏議及古文真寶過目
成誦初治尚書後改治毛詩嘗會講別塾有相士詣
公所徧觀諸友至公獨驚曰君相非常人也他日當

大顯貴公考棄養公年十六歲哀號憂念癯然骨立居喪盡禮折節向學葺門圭竇環堵蕭然并日而食而義理之趣充然自得博學強識十行俱下日記數千言聞人有秘書奇集必曲訪觀之一覽無遺每讀書率終夜不寢鄰有武人張姓者每五鼓赴操必扣門求火公自給之如是者數載其人嗟嘆謂公曰吾老矣然未始見讀書之苦如先生者公精於舉業凡經傳微言奧旨研精殫思務求深造爲文雄俊摸寫精列沛然有餘名動京邑時葩經文義稱東江顧公曰清逸稱東泉姚公曰雄渾稱公曰似兼有而時出之弘治戊午領順天府鄉薦乙丑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每閣試常居首列丁卯冬授編修戊辰預修孝廟實錄進呈時逆瑾煽禍流毒緇紳抗節不爲屈瑾深銜之遂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履任後卽與僚友會律講解條例讞獄必求情真罪當而後已大司寇劉公稱公曰先生客居於此亦肯留心力學足占他日廟堂材也庚午八月逆瑾誅仍復編修辛未充會試同考官時大學士野亭劉公主試事發經始靈臺題慮無雄文以壓天下端士習特命操筆稿呈劉公捧讀驚喜踊躍不忍釋手謂公曰先生此文令

我加滄矣尋奉 命充內書館教書甲戌充會試
同考官丁丑春九年考滿陞本院侍讀充殿試彌封
官壬午主考應天府鄉試事竣還京復 命 上卽
命充經筵日講官 皇上銳情經術每見公長身玉
立音聲炳烺進退周旋皆有常度規陳啟沃切中幾
宜受知眷注實自此始乙酉七月 武宗實錄成陞
本院學士 命下十日陪蒲汀李公推南京吏部右
侍郎 上卽點用公本面已票紅尚未發行 上見
有南京二字驚曰是善講書者豈可去朕左右耶
命司禮監官於左順門宣吏部云昨推南京吏部侍

郎本照前式樣另寫一本不必實封次日改賜蒲汀
李公矣八月 命主考順天府鄉試錄成文體端雅
一掃時格天下傳誦公復 命畢往謁閣下熊峯石
公謂公曰今年援例應試者甚多恐物議故借重先
生一行陞學士甫百日陪推禮部右侍郎 上卽點
用公照舊日講賜 睿宗皇帝御筆及 御製敬一
箴并五箴註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
考等書丙戌春朝鮮國陪臣進貢例尚書侍宴以命
公丁亥三月內閣員缺廷推吳白樓等四人奉旨再
推兩三員來看公列名第二卽蒙 上點用遂菴楊

公具揭帖仍用循資 聖諭云用鑾者於朕爲學右
益公之入相特膺簡用如此十七日早奉手勅陞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於時遂菴楊公
木齋謝公南塢賈公皆 先朝耆舊與公同居揆席
而公謹密凡一切章奏詳閱無少厭倦遂菴稱公曰
吾觀先生悉心章疏 朝廷有托矣頃之 欽命文
書官齋手勅一通銀圖書一顆其文曰清謹學士同
時遂菴楊公羅峯張公見山桂公亦各有圖書之賜
諸公時有密啟公獨無 上嘗詰之公奏曰臣恭逢
堯舜在上事體俱各穩當是以未敢有聞非敢怠

忽也 上嘗顧問羅峯張公某事莫知所本公告以
出劉向說苑手自檢授張公嘆服曰公博物洽聞如
探淵海非吾所及公每與羅峯公閣中議論不合姑
置弗較徐伺其悟旣而據理開陳得失曰 國非
一家私事公其察之至有票擬將 上改正者張公
每爲之媿屈後公獨揆三月時幾務盤錯公鎮以
靜斷以公平不動聲色百僚承式 上亦委心用之
嘗擬陞西陲撫臣某人之旨 上特召見文華殿面
議可否旣退復召見是日公凡三接 天顏奏對明
正剴切真虞廷君臣都俞吁咈之美又 皇上尊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構崇棕殿特隆 孝養既考厥

成人陳法部卽日 命輔臣爲致語詩章以進 上

願左右曰日晡矣其令速成公受 旨援筆立就致

語二 上覽之嘉悅有綵段帑金之賜是後上元令

節及瑞慶之辰 上悉命公爲詞章每蒙眷獎時有

恩賜又公奏賀有白鹿古風白兔詩白鵲頌靈雪

歌甘露表黃河清頌類付史局可考而知戊子進書

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己丑充殿試讀卷官

辛卯二品二年考滿 上賜以羊酒寶鏹公祖及考

俱贈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祖妣張氏及妣郭

氏元配蔡氏俱贈夫人生母某氏封太夫人繼配劉

氏封夫人廕一子入監讀書三月 上南城遊幸演

馬召諸輔臣於環壁殿賜燕 上親灑宸翰特命賡

歌及命中使剪賜紅芍藥 勅簪於首復頒寶扇

勅懸於身宮璫擁簇徘徊於翠芬寶月之亭真一時

君臣同遊之盛公悉有詩章奏謝頃刻立就不加點

綴賜以飛魚服壬辰再充廷試讀卷官西苑無逸殿

成 上命輔臣坐講序菴李公講書之無逸篇公講

豳風七月流火篇公嘗與李公奏對 上前票擬某

人之罪 上欲重置於法公難之反覆諍論忤 旨

上震怒公叩謝復披瀝肝膽從容納約 上察公忠實爲之霽容李公戰慄罔措退語人曰石門氣節吾今知之矣居無何進武英殿大學士癸巳公生母黃夫人卒 命工部營葬事巳亥二月 聖駕大狩北虜邊徼擇可往者 上起公充行邊使暫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奉 璽書符驗旗牌及賜飛魚服銀柳瓢三事等物前往九邊勞賞官軍經畧邊務其總督鎮巡等官悉聽節制巡歷自宣府始悉將道途遠近事體繁簡扣算日程務使邊人實霑聖恩又欲速昇 王命以紓 皇上北顧之懷公所

至宣諭欲將士知 朝廷思念邊人戍役之苦故遣我重臣親賚重賞以勞之勞所及皆叩頭踴躍呼萬歲軍士有斬得敵首者公卽時厚賞趣題 奏之宣府乃北門鎖鑰兵分五路極爲重鎮兵馬錢糧詞訟甚是繁夥止有一僉事總之事多壅滯具題添設叅議一人 上可其奏巡至大同有云重臣宜戒嚴後入者公卽刻進城推心置腹慰勞給賞示以 朝廷威德雖狂夫悍卒至感激泣下始知曩者邊臣處置失宜自致紛更耳大同宗室缺祿糧者幾百人公廉得木府知府不職數事卽劾去之大同北路延袤

數百里聲援不接每達賊大舉直抵城下駐牧殺掠
罔知忌憚我軍無伏險之處任賊深入莫之敢嬰土
地千百餘頃遂至荒棄公與總督宣大東塘毛公力
築五堡以爲大同藩籬星羅棋布圻堠相望嗣是而
後戍卒乘高哨遠據險設奇實扼其吭賊望見輒引
去雲中賴焉厥功告成陞太子少保仍有綵段白金
之賜由偏關保德州渡黃河歷清水等營人延綏金
城本鎮軍素號忠勇公更獎慰之以作其氣自花馬
池登大邊巡至寧夏抵固原事竣將入甘肅總督
巡等官僉曰過此卽河西金城五郡番夷雜處中通

一線之路往年有總督遇虜之患可命代攝公卽誓
衆曰鑿受 朝廷心膂重託當以死報吾不履其
地沙漠孤寒將士何由仰識 朝廷體悉至意吾敢
愛此身耶卽刻戒行由莊浪涼州越甘肅直抵嘉峪
關是關爲華夷之限一關卑隘旣無城池又極圯壞
每土魯番犯順直至甘州鎮城殺掠人畜若蹈無入
之境公閱視甚駭曰縱欲閉關絕貢亦不可行遂命
肅州兵備具呈事宜奏 聞得准修築恢拓堅固城

築甘肅城

垣巋然添設兵馬近年虜有犯甘肅者此關扞禦之
功居多工完 聖心嘉悅廕一子中書舍人昔公至

西河聞土人云吾儕每聞頌 詔給賞軍士引領翹
望如在天上今日 朝廷念我邊人遣閣老散賞百
餘年來所未聞見也凡行賞賚公必會撫按等官當
堂唱名目覩給散問或摘取一二封袋親平重輕大
司莫敢欺慢沙漠孤寒將士一旦得此豈止挾纊之
溫哉還自嘉峪關歷金城關臨鞏西安過潼關渡黃
河由山西保定直抵遵化永平出山海至廣寧適值
叛卒甫平人心洶洶公至教場宣諭 朝廷恩威解
釋疑懼頒給犒賞軍士皆加額嵩呼人情始安事竣
人關歷薊州沿邊及喜峯口燕河營太平寨馬蘭峪
密雲等處閱視給賞謂撫按曰此處密邇神京尤爲
緊要凡邊垣墩堡軍數糧餉圯壞缺少者急宜修築
補給以備不虞慎勿虛應故事庶仰副 朝廷責成
之意庚子正月初二日至京朝見畢卽奉旨仍復改
陞原職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
閣辦事翌日卽 召見禁內 聖心欣慰面諭公曰
卿巡邊勞勩朕卽命卿入閣矣公叩首謝曰臣受
皇上隆恩當以死報公巡歷九邊週迴三萬餘里首
尾一年斬獲虜級五百餘顆擬奏修築大同五堡兵
部具題廕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公入閣後益蒙

眷注朔望永明殿上香祭丁及 列聖忌辰多遣公
代攝九月歷正二品俸六年考滿 特恩陞太子太

傅賜以羊酒寶鑑辛丑充殿試讀卷官 太廟災

上命公恭詣 長陵黜 成祖神主陝西大捷奏

聞兵部具題加少保安南國平賞銀五十兩制服綵

段四表裏壬寅 上念公輔贊之勞特陞光祿大夫

桂國少傅兼太子太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冬至視牲

特命公代攝 上嘗面諭公科道官言事不實公

奏曰科道官風聞言事允望 皇上優容然卒不以

詔人 上嘗詢公以邊將可任者公對曰臣歷九邊

驍將固多若廉勇嚴明與士卒同甘苦者周尚文為

最臣薦疏中備陳之但尚文軍法過嚴耳 上曰卿

言甚是為將之道寬嚴亦宜相濟迄今尚文以老將

籌邊奇功懋著特膺 上賞公之言驗矣公於邊計

素所究心及巡邊於九塞關河險易士馬強弱糧餉

虛實虜情出沒將吏勇怯咸在目中近歲以來邊警

頗熾每奏報緊急軍情 上遽以付公文書官守

票擬公倉卒批答貽合軍機往年山西殘破張世忠

等死節公謂孤軍遏敵血戰以死王事賞非破格何

以勵衆擬 旨 上請先賞銀三十兩具棺埋葬慰

狀數錄 卷之十五 頁五 曼山館

獎忠魂續卽查給賞功卹典 上嘉納之仍加賞世
忠銀二十兩 上嘗以 東宮睿齡日盛耆舊大臣
亦宜相接每朔望後一日 特命輔弼勲戚大臣朝
見公與焉復 命 聖心懽慰公自再相以來寵貺
不可殫紀玉帶之賜蟒龍斗牛獨角獸緣環提繫金
簪暖耳套盃寶扇金帶蔽膝至給賞官奴及金帛綵
段 御饌珍饈悉人臣所難遇者一朝畀之用彰
恩眷甲辰春三月公之子汝儉汝考登進士第 朝
論翕然謂公清謹公忠之報九月給事有上言者謂
公身居宰相子不宜登第意有司有附公者公自陳

於 上曰臣以翰林名官以詩書訓子仰惟 皇上
恩威隆重固不敢欺亦不忍欺今日之事臣豈敢深
辯惟有復試臣之子而已公竟以是罷乙巳 廟工
成 詔復冠帶卒嘉靖丙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
日亥時享年七十歲公矜而不爭羣而不隨人雖望
之和厚而臨大事決大義必不可奪序菴李公嘗語
人曰石門公誠平易可親至於秉道執法凜不可犯
吾亦憚之又語公曰公長於謀國而短於謀家可謂
公之知己矣公家自祖父來素不殺生逮及公奉行
惟謹每燕會必易之於市嘗切戒諸子無違也諸城

縣有祖塋一區本省藩臬每欲崇飾屋垣規恢基址
公累遺書固止之曰吾身居顯位未能福我鄉人而
重以此累之非所以光慰祖宗也其仁厚類此

翟鑾

弇州別記

翟鑾字仲鳴諸城人也其先世隸戎藉京師家焉舉
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遷侍講學士擢
禮部右侍郎鑾爲人滑稽自抑下多交游公卿間然
少稱也而家京師故善中貴人中貴人譽於上會內
閣員缺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修明倫大典
充總裁久之擢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鑾拜日

年最少又起疎遠暴先上貴臣張桂等而張桂等從
後入咸以秩位鑾 上擢鑾折節恭謹偃卑事屬後

以不欲有稱也然亦頗檢厲於六曹少所托狗居內
閣八載家尚貧而官亦大不進再兼武英殿大學士
嘗與大學士孚敬等從上游西苑賜飛魚服犀帶又
與 上相倡和有集母喪歸服除未起門漸可羅雀
恒悒悒不得志謀於時宰相夏言顧鼎臣會 主上

南巡恐虜或乘虛擣驚我欲重臣往鎮撫北邊言鼎
臣以薦乃卽起家兼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
都御史充行邊使按覈秦晉燕諸鎮鄰虜者軍實撫

帥而下咸屬焉鑾至邊卽大內賄賂以萬計還輜重
載車而鐵其轂者以千兩計已遂充羨成富人猶以
功錄一子錦衣千戶一子中書舍人而鑾復原官俄
進加少保太子太傅夏言罷稍遷謹身殿大學士居
首揆再加少傅其所擬調不甚當上意而 上亦僅
以義故不忍廢之其二子應鄉試主試官來謁辭鑾
鑾為恫喝關節咸唯唯卽取薦會試亦如之而復昂
其對策取上第大學士嵩負上寵日恚鑾先之乃嗾
給事御史使論劾鑾等 上怒責鑾自辨解鑾枝梧
又其語多引西苑直 上益怒下詔稱翟氏子雖有

軾鞞才不得並進奪寒士路併鑾除名其主試少詹
事江汝璧中允秦鳴夏贊善浦應麒咸從坐矣

圖書



